



# 坐骑录

许多多

大伙儿都说校长们有远见，当初为五道口职业技工男校圈地圈得没边儿，所以时至今日，别的学校都在忙着买地盖分校的时候，大清还是一个校园。各个院系、学生宿舍、教师公寓，食堂，都是邻居，其乐融融。

具体的尺寸学校网站上有。根据个人经验，从东门走到北门（南北向），要半个小时，从东北门走到西门（东西向），也要半个小时。是锻炼身体时候快步走的速度。

于是乎，自行车成了出门的必备工具。屈指算来，六年之间，我的坐骑换了四部。

刚入学时，就看见紫荆操场迎新的帐篷对面停着整整齐齐紫色的自行车。新同学们纷纷认定这是学校的标配，几乎人手一辆。这里说明一下，紫色是校色。所以我们把这样的车称为清华小紫车。称之为小紫车是因为，它比一般家里用的小那么一圈。为了方便广大同学在万紫丛中找到自己的坐

骑，供货商还提供了在挡泥板上喷学号的服务。

骑着它我高高兴兴开始参观校园，跟舍友举着发给新生的地图问来问去，找到了图书馆，驮回来一堆小说、杂谈（那会儿还搞不清中文系的专业书是哪般）以丰富军训的业余生活。后来，军训结束了，小紫车驾轻就熟地穿梭于教室、图书馆、食堂、宿舍、超市，还有朱自清写过的柳树池塘。趟过秋雨过后积水半尺的路面

(毕业那年各条路都起了名字，可惜没有记熟)，碾过寒冬鹅毛大雪后的遍地冰渣，……满校园留下它的轱辘印。

好景不长，小紫车的轮胎漏气了。先是后轮，再是前轮。换上新轮子，顿时如同踩上风火轮，轮下乘风。爽歪歪了一段日子，脚踏板断掉了。换！链条也歇菜了，换吧！刹车失灵了，安个新的！而后，车篓变形了。这要归功于脚撑子的位置选得不够好，风一吹，车就倒。最后沦陷的是坐垫——海绵露出来了。就这样，除了小紫没变，车子全套更新。大概赶上原来的车价了。还因为轮子不止破了一回，链条不止断了一次。然而，环顾四周，七字班的童鞋们都驾着它在课间的滚滚车潮之中。我也义无反顾地加入这道亮丽的紫色。

终于，二年级的春季学期，在听说西门外有多个自行车市场之后，决定放弃这架鸡肋。虽然传言里面，西门外的车市很实惠，而且可以讨价还价，但本人的实践能力还有待提高。哼哧哼哧骑着小紫车出了西门，原价（车贩子的报价）领了一辆飞鸽。不管怎样，腿伸脚展，风声虎虎凯旋。

现实又一次打击教育了我：过度保护就是伤害。因为特别爱惜这只高而且贵的鸽子，我连保护车架的塑料膜都没舍得摘。仅仅一周，一天清晨，阳光明媚，我却怎么也找不到我的爱鸽。恍惚间以为自己前晚

是步行回宿舍的，遂一路找回自习室。结果么，自然是杳无踪迹。飞走了？

伤心难过之余，回宿舍的路上，在游泳池对面的车摊领回了第三匹坐骑——一辆二手车。比小紫大点，比鸽子小点。漆都磨成了哑光，灰灰白白，书报架是裸的铝合金。笼头不甚灵活。小紫出手的时候换了二十块，买进花了六十，还不包括篓子和车锁。经历了叮呤当啷的小紫和风驰电掣的鸽子，实用低调成了我的追求。就这样，相貌平平的三号陪伴了我一年多时光。外出交换的那个学期，还交由好朋友驾驶兼保管。直到百年校庆，亦即本人本科毕业的时候，爸爸妈妈来学校参观。

先是爸爸疑惑，怎么搞了个吭唧吭唧的车子。然后妈妈借去骑了转悠，一路直奔照澜院买我大吹特吹的煎饼。回来时，这样难骑的车子，太不安全。正好听涛旁边的车摊有新车，其中一种叫做“陆地统”。看起来是个接地气的。我的第四代坐骑选定了。妈妈试了试，很满意。那会儿车摊好像不能搞二手车市场了，于是我就同时有两部车。今天这部，明天那部。还可以这个图书馆停一部，那个教学楼停一部。走到哪里都有交通工具接应。问题是硕士一年级的寒假之后，我忘记把三号泊在哪里了。毕竟回宿舍只要一骑即可。平凡而朴实的老三停止了它吭唧吭唧

的号子，安静地守在校园一角看车来车往了。

后来八字班、九字班有没有继续小紫车的传统，有些记不清了。不过零字班还是一字班入园的秋天，我突然看见成批闪亮的小绿车。尺寸造型都一样，不过换了种颜色。我的鸽子或许已经被重新着装摆上货架了罢。它认得我，我却再也认不出它来。

接地气的伙计就是好办事。陆地者，土也。这老四不甚靓，跑起来却不亚于飞鸽，暗呼其为土鸽。一直安安稳稳的，伴着我再次毕业。它也是陪我时间最长的坐骑了，数来将近两年半。到我要离开时，好几位在京在校的同仁看好它。本说好要托付给其中一位的，结果另外一位没等我毕业就赶紧借走。然后居然自行做了好人，转交给他的朋友了。后来我回学校参加毕业典礼时，遇见那位驾着土鸽子的仁兄，跟我道了谢。他身形小巧，硕士毕业在园子里找了份工，我的土鸽子也算有个好归宿了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常常想起它们。兴奋得脱胎换骨的老大，没几天就被拐走的老二，不小心遗落的老三，备受欢迎被领养的老四。最可怜老三，可能还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默默地等我呢。遗憾当初没有拍下它们的尊容，好在脑海中有它们的抹不去的影子。默写大意，怀念四骑与我在清华园穿梭的日子。📖

（作者为中文系 2007 级校友）